

火星文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

林平杰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佛山 528244

DOI:10.61369/HASS.2025040017

摘 要：“火星文”作为一种由韩文、日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符号等组合起来，同时夹杂了外来用语、方言以及注音不选字的综合体，曾风靡于九零后网络群体中，而“火星文”的出现既有传统的文化因素，也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给予火星文一定的宽容和支持，鼓励创新和个性化表达，从而在维护规范用语的同时，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火星文”；汉字的变形；社会文化；网络语言

Analysis of Martian Language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ehind It

Lin Pingji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44

Abstract： "Martian language", as a combination of Korean, Japa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rare characters, symbols, etc., mixed with foreign words, dialects, and phonetic symbols, was once popular among the post-90s internet community. The emergence of "Martian language"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but also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We should give "Martian language" some tolerance and support,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culture while maintaining standardized language

Keywords： "Martian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 social culture; internet language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互联网空间里，人们分享和讨论各种话题，表达和传播不同意见。真实环境中人们利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来表达不同的含义、传达个人情感；而在虚拟空间，以相同的印刷字体很难表达个性，尤其是年轻一代，往往不愿意接受僵化、呆板的文字表达，他们运用各种数字、图形、符号等丰富自己的网络“语言”，进行个性化演示和表达。

一、“火星文”的诞生

伴随现代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性化语言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共鸣，使用、借鉴和模仿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以简洁生动的符号化（：）笑脸）、数字化（886 再见）和字母化（BF 男朋友）进行表达的网络语言，一诞生就得到了网友的喜爱并且发展迅速，也出现了许多新词新意，如 2008 年的“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2011 年的“神马都是浮云”“伤不起”“有木有”，2012 年的“丝”“高富帅”“白富美”。而“火星文”作为“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是网络语言的集大成者^[1]。“火星文”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鲜事物，流行时间大约在 2005 至 2012 年之间，最鼎盛时期在 2007 年左右，“火星文”在当时也是受到广泛讨论的社会热点。

二、“火星文”的特点及构成方式

（一）火星文的表达方式与特点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里，火星文如同一种独特的语言密码，悄然流行起来。它是一种由符号、繁体字、日韩文、冷僻字、数字、方言谐音等非正规文字符号混合构成的网络语言形式^[2]。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之所以会出现，与网络时代人们追求个性化表达和快速交流的需求密切相关。“曾经 u1 分金诚 di 摆在挖 d 面前，但 4 挖迷 u 珍 c。(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1 切斗 4 幻 j, ↓ b 倒挖 d！（一切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莓天想唵祢，已晟 W1 种溜惯。(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不看括号里的翻译，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些杂糅了汉字、字母、数字以及符号的句子，而这些看起来像

作者简介：林平杰（2003.01-），男，汉族，广东湛江人，大学本科学历，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是乱码的句子，其实就是“火星文”。“火星文”是一个由韩文、日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符号等组合起来，同时夹杂了外来用语、方言以及注音不选字的综合体，然后因为不明白用法的人阅读后完全无法了解意思，好像在看火星人说话一样，所以被命名为“火星文”^[3]。至于“火星”一词意义的来源，则出自于电影《少林足球》里，周星驰对赵薇说的“地球很危险，你快回火星去吧！”因此，凡是对于听不懂和看不懂的东西都一律通称“火星”。由于火星文的构成元素复杂多样，且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因此需要特定的解码能力才能理解。这也使得它被戏称为“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对于不熟悉火星文的人来说，看到满屏的奇怪符号和文字组合，往往会感到一头雾水，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星球。

（二）火星文的构成方式

火星文的构成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同音/音近替代。同音或音近替代是火星文常见的构成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读音特点，用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替代原本的字，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效果^[4]。例如，“偶喷反”代表“男朋友”，“蕊口耐”表示“很可爱”。在网络交流中，人们为了追求快捷和新奇，常常会采用这种方式来简化表达。同时，这种方式也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和幽默感。当年轻人使用这些火星文进行交流时，仿佛在玩一种神秘的游戏，只有彼此之间才能心领神会。（2）符号化拆分。符号化拆分也是火星文的重要构成方式。它将一些汉字拆分成若干个部分，然后用这些部分来组成新的文字。比如“丁页”代表“顶”，“弓虽”表示“强”。这种构成方式体现了网民们的创造力和智慧。他们通过对汉字结构的巧妙拆解和重新组合，赋予了汉字新的意义和形式。符号化拆分不仅使火星文更加简洁明了，还增加了语言的视觉冲击力。（3）跨语言混用。火星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跨语言混用。在火星文中，常常会夹杂日文片假名（例：の）、韩文、英文缩写等。这种跨语言的混合使用，反映了网络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网络这个无国界的空间里，人们可以轻松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将不同语言的元素融入到火星文中，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4）数字谐音。数字谐音是火星文中最常见的构成方式之一。它利用数字的发音与汉字的发音相似的特点，用数字来替代汉字进行表达。例如，“520”代表“我爱你”，“88”表示“拜拜”。数字谐音的使用，不仅使表达更加简洁快捷，还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浪漫色彩。在网络聊天和社交媒体中，人们常常会使用这些数字谐音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它已经成为了网络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火星文”的本质及语言特征

虽然“火星文”在表现形式上有些怪异，但究其实质，仍然脱离不了汉字的范畴。“火星文”作为汉字在网络时代的一个新式变种，从其使用的文字形式以及表意方式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跟我们古时的一些隐语或是行业黑话等特殊语言有些相似^[5]。早在

宋人所著的隐语行话的语言汇编《绮谈市语》中，就将“松”称为“十八公”，除此之外，还有以“言身寸”代指“谢”、以“卯金刀”代指“刘”、以“十八子”代指“李”、以“一大”代指“天”、以“食反”代指“食”等等用析字来表意的方式。而在“火星文”中，运用析字来表意的也不在少数，例如“车专角讠禺至リイ爱。（转角遇到爱。）”这一句中，就是通过离合式析字法将“转”“遇”“到”析为“车专”“讠禺”“至リ”。同时，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类型，“火星文”虽然没有这么多种类型，但也广泛地借用了象形这一方式，例如因为“orz”看起来很像一个人跪倒在地（O┐┌），所以也就用来表示“五体投地”的意思。

“火星文”的出现固然与台湾地区的网民在使用仓颉和注音等繁体字输入法时会频繁打出一些错别字有关，但也离不开那个年代特定的文化背景。“火星文”的受众主要是九零后，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风靡我国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以反传统、反理性、反秩序等极端倾向为特征，崇尚非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表现为消解崇高、解构权威、张扬个性以及挥洒自我，加之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中就一直残存着的、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私人的东西的意识的作用与影响，都对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社会语言的运用，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也就使得部分青少年形成了追求新潮、标新立异、反叛权威、保护隐私、寻求归属等性格特征^[6]。这种求新求异的需求在语言运用上就表现为对传统汉字的解构与重组，在传统汉字中参杂数字、外文、符号等要素来表现自身的独特性。

受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一些人认为，语言要新颖、不落俗套，在运用语言时就必须使语言越来越“陌生化”，甚至要“扭断文法的脖子”。有人甚至宣称：“‘只有将一般的语言’加以揉搓，然后随意地抛撒出来，方能确切、彻底地宣泄内心的感受。”于是，社会上形成了一味追求猎奇、盲目寻求语言的“陌生化”的趋势，出现了“突出语言的新、特、奇、怪、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句子，使人如嚼涩果”等种种故作高深、玩弄技巧、令人不知所云的怪现象。在弥漫着浓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火星文”以一种多方解构传统语言文字表达规范的态度扑面而来。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语言文字音、形、义的系统性、稳定性，借助表达者个人或群体头脑风暴式的想象、发挥，将古今中外多种文字、符号等等杂糅在一起，组合出了一种外形另类、情感鲜活、个性突出的汉语网络书面语形式^[7]。

还有，像“火星文”的这种带有隐语性质的表达方式，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也难以理解，这也有利于青少年保护他们的隐私环境，以免遭到他人的窥探。火星文具有很强的社区黏合能力，很容易根据火星文来判断网络上的一个人是否与自己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是否有着共同的话题，它为青少年界定了共同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方法和说话方式^[8]。火星文兼具开放性和排他性，它丰富的想象力和不拘一格的表达特点得益于网民的贡献，但对于“圈子外”的群体来说，火星文则无疑是

一道交流的屏障，甚至可作为保护个人隐私的工具。

除了文化因素，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成熟也为“火星文”的流行贡献了重要的力量。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各类社交平台逐渐兴起，社交平台的兴起为“火星文”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渠道^[9]。与此同时，部分网民也借助计算机技术开发出了“火星文”转换器，方便了传统汉字表达与“火星文”之间的互相转换，这也大大提高了“火星文”的流通速度。

四、“火星文”的文化批判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为了在海量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展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网民们开始尝试突破传统汉字规范，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火星文便应运而生，它以其新奇、独特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随着火星文的广泛传播，它开始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中。部分中学生在作文中开始使用火星文，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一些人认为，火星文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增加了公共沟通成本，对青少年的语言学习和文化遗产产生了负面影响^[10]。为了维护汉语的规范和纯洁，一些大型论坛开始封杀火星文。例如，《诛仙》游戏禁用了火星文作为角色名，以防止其对游戏文化造成不良影响。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火星文的泛滥。但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尊重网络文化的多样性，给予火星文一定的生存空间。。他们认为，火星文具有一定的文化创新价值。它反映了网络时代语言的弹性和多样性，为汉语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例如，“orz”（跪拜）这个火星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情感符号，被广泛应用于网络交流中，丰富了人们的表达方式。同时，火星文也是一种阶段性的亚文化现象。就像摇滚乐在诞生之初也曾受到过争议和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火星文也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发展和完善，我们应该理性地接纳它的过渡性。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火星文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破

坏了汉字的系统性。汉字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字体系，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和规律。而火星文的随意组合和使用，使得汉字的系统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1]。其次，火星文增加了公共沟通成本。由于火星文需要特定的解码能力才能理解，对于不熟悉火星文的人来说，与使用火星文的人进行沟通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不仅影响了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此外，火星文还加剧了青少年与主流社会的疏离。由于火星文是一种亚文化现象，主要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与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使得青少年在与主流社会的交流中可能会遇到障碍，从而导致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感加剧。

与此同时，火星文的流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文化治理方面的启示。在网络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平衡规范与包容的关系，避免“一刀切”的管控方式。对于火星文这样的网络亚文化现象，我们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一味地打压。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的创作场景和文本类型，对于正式的文本，如新闻报道、学术论文等，应该严格遵守汉语的规范和标准；而对于网络文学、网络聊天等创作场景，则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和支持，鼓励创新和个性化表达^[12]。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维护汉语规范的同时，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总之，火星文作为一种独特的网络语言现象，反映了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需求。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它，既要关注它可能带来的问题，也要重视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创新精神。通过合理的引导和管理，让火星文在网络文化的大舞台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火星文”虽然看起来怪异、不伦不类，但实质上也是汉字表达的一种特殊变形，而这种特殊变形的出现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时代背景及社会思潮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董长弟. “火星文”现象评析 [J]. 当代青年研究, 2008, (02): 39-42.
[2] 郝志伦. 汉语隐语论纲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316-318.
[3] 于全有, 裴景瑞. “火星文”涌生的语言社会文化现象 [J]. 文化学刊, 2008, (02): 151-155.
[4] 陈虹樾. 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网络流行语 [J]. 高教学刊, 2017, (04): 187-188.
[5] 陈立中. 论“火星文”的性质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6(05): 104-108.
[6] 李青青, 林培丰. 火星文构形分析及其“类文字性”探讨 [J]. 语文学刊, 2012, (09): 57-58.
[7] 韦献妮. 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网络语言的衍生与影响 [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 29(01): 98-100+104.
[8] 何祎金. 意义世界与文化结晶: 青少年流行语的社会学考察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08): 10-16.
[9] 杜源恺. 青年 MBTI 网络语言的样态表征、生成机理与审思应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 (02): 92-98.
[10] 罗玮. 现代汉语的网络化表达研究 [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4(06): 72-75.
[11] 张雪梅. 当代网络语言狂欢中的外语专业研究生母语意识: 困境与应对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04): 60-65.
[12] 武立红.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生态+”研究的多学科范式 [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3(02): 125-130.